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24797
12 November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2年11月9日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根据1992年8月13日第771(1992)号决议第5段和1992年11月6日第780(1992)号决议第1段,安全理事会“吁请各国,并酌情吁请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整理它们所掌握或收到并经证实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违反人道主义法,包括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情事的资料,并将此项资料提交安理会”,我谨将所附的报告“波斯尼亚死亡营区惨状内幕”提交给你。这个报告是罗伊·古特曼先生所写的并且刊载于1992年10月18日出版的《纽约新闻日报》。古特曼先生的报告已经获得广泛的流传,并且被作为后来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所发出的各项报告的资料来源。

古特曼先生已经表示他很愿意将他有关这个报告和其他许多广为人知的报告的材料集体或个别地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和专家委员会。

谨请将这些报告提交给第780(1992)号决议所涉专家委员会。

常驻代表

大 使

穆罕默德·萨西尔贝(签名)

92-69346 131192 131192

151192

附 件

波斯尼亚死亡营区惨状内幕

(罗伊·古特曼, 欧洲通讯员报道) 奥马尔斯卡,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从这里的庞大矿区的露天矿井及矿石处理系统看来, 绝对不象是一个集中营。

在这个看来非常荒凉的边区上有一些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建筑物已经被清理的干干净净, 一点也看不出曾经在这里发生流血事件的任何痕迹。但是在上一个月, 有十几二十个见证人提出在此发生大规模的谋杀和酷刑拷打事件的确凿新证据, 征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此杀害了数千名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

根据以前被拘留的人的指控说, 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杀人的情事:

在一座装有送土设备的看来象巨大的棚厂的建设物内, 武装警卫在枪尖下对人进行酷刑拷打, 有时候还迫使一个囚犯对另一个囚犯进行阉割。

外面的柏油路地面就是一个露天的监狱, 有500名至1 000人被迫从早到晚匍伏地面上。

还有几千人挤在棚厂和玻璃及砖块建成的行政大楼内的办公室、车间和储藏室内。所有的人都因为吃的不够而忍饥挨饿。

最可怕的两个地方是远离主要设施的两座小房子: 红色房子, 那里的囚犯无一生还; 和白色房子, 其中有一个进行酷刑拷打的小房间, 警卫在此日日夜夜拷打囚犯直到它们不支倒地为止。

奥马尔斯卡不象纳粹集中营那样, 它没有真正的记录, 因此很难断定确实有多少人死亡。警卫常常随意挑选受害者, 并且必须问其他的被拘留者来辨认尸首。“一名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的22岁奥马尔斯卡幸存者说, “他们从来不知道从一班到下一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

《纽约新闻日报》于8月2日首次报道奥马尔斯卡和其他营区的大规模谋杀。5天之后, 当消瘦憔悴的囚犯的电视图象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之后, 塞尔维亚当局关闭

了营区并且驱散了所有囚犯。但是直到前几个星期,几百个幸存者到达西方世界,在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协助之下,才能够拟订一个详细的报告。

《纽约新闻日报》进行了一个月之久的调查,其中包括广泛访问负责奥马尔斯卡的官员以及在克罗地亚、英国和波斯尼亚本地的几十个前被拘禁者,得出了以下这些主要结论:

被拘禁者的见证指出,超过1 000人在奥马尔斯卡被杀害,如果该营区没有被关闭的话,很可能还有一千人以上会死于酷刑拷打、处决、疾病或饥饿。

有更多的被拘留者,可能约1 000人,在营区关闭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除了少数人以外,几乎所有的被拘留者都是平民,多半是兵役年龄的穆斯林或克罗地亚人,但是也有许多18岁以下60岁以上的男人,以及少数的妇女。

《纽约新闻日报》根据3个以前的被拘留者分别进行访问之后所提供的亲眼所见的每日杀人情况的报告,估计约有超过1 000人死亡。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可能重复的其他有关大规模处决或失踪的目击者报告的估计;如果包括的话,死亡数字很可能超过两倍以上。

曾经被拘留在奥马尔斯卡,现在被拘留在其他营区的3名波斯尼亚记者之间互相估计死亡的人数可能达1 200人或者超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官员说,至少有2 000个被赶到奥马尔斯卡的人下落不明。

在离此900英里的伦敦郊外,EDIN ELKA整夜辗转难眠,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在白色的房子的另一间房间里被酷刑拷打的男人的尖叫声。在营区的一个月期间,这个21岁的男人说,亲眼看到隔壁杀死一些人,第二天搬走尸体的情况,他说,警卫在一天晚上之内杀了5个人到10个人。

他说,警卫在把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囚犯打得半死的时候还唱歌,有时候唱“伟大的塞尔维亚”的国歌,有时候唱塞尔维亚东正教礼拜时所唱的宗教歌曲。

在这个营地呆了两个月的一名26岁穆斯林E.L.说,每天他都从白色的房子将5到10具的尸体弄到一部黄色的小卡车上面,小卡车将这些尸体运到一个不明地点的坟

墓去。象许多被访问的人一样,他也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全名。

一名23岁的穆斯林N.J.说在最后的20天晚上,他每天都计算走到红色房子的囚犯的人数。有时候少则17人,有时则多达42人。这些人无一生还。

对68个被带到英国治疗创伤和枪伤的3个被拘留者的访问,以及最近到达克罗地亚西部卡尔洛瓦茨的几百个被拘留者的访问提供了远超过波斯尼亚营地惨状的原来报告,更为令人战栗的情况。

美国驳斥这些指控是无稽的

现任美国代理国务卿的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在评论早期的报告时于8月18日说,美国当局并未获得蓄意谋杀的证据,而只看到“情况非常令人不满意”。但是在它自己对卡尔洛瓦茨约40名以前的被拘留者进行访问,以便向联合国战争罪行特别小组提出报告,驻萨格勒布的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JOHN ZEROLIS说,美国大使馆断定在附近的城镇还有其它的集中营。

纳粹分子同这些人无关。我看到国务院电信来往中2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个别野蛮行为,”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大使馆高级官员说。

但是甚至美国大使馆的采访者都无法确定在奥马尔斯卡集中营的人数,被杀害或失踪的人数。

《新闻日报》对囚犯进行的广泛采访显示奥马尔斯卡在任何时候至少拘押2500至3000人。国际红十字会人员的工作估计是,被带到奥马尔斯卡的囚犯总数达5000人,其中远超过2000人下落不明。

尽管统计数字不准确,关于奥马尔斯卡和其他在波斯尼亚的集中营的报道构成现代欧洲历史的最野蛮的篇章。

来自邻近普里耶多尔的塞尔维亚人对那个30000人的市镇用武力夺取权力后不到一个月,便在奥马尔斯卡和克雷特埃姆和在一个空置的瓷砖厂设立了集中营。普里耶多尔的官员热衷于提出他们对事件的说法,但在《新闻日报》质询下承认这只

是官方的说法。“你有你的事实,我们有我们的事实。你完全有权在这两种说法中作出选择,”警察局长上个月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說。

官方的说法几乎完全经不起仔细审查。

前守卫指挥Zeljko Mehajic在一次带领参观者巡视集中营行政楼时来到一个摆满一行行上下床的地下室。“奥马尔斯卡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有超过270个囚犯。”Mehajic说,“他们就睡在这里。”

但那些被拘押的人说,他们睡在地上,在地板上或蹲在小房间里,但绝非在床上。根据一位外国人道主义援助专家,那些床是传播媒体促请注意奥马尔斯卡后几天带到集中营的。他说,当局到一些军营和到Banja Luka的旅馆搜索上下床。只有在安装好上下床后才让红十字会和记者进行视察。

“自然原因”的引述

照普里耶多尔市管理人Milan Kivacevic说,奥马尔斯卡是一个调查设施,设立来“调查谁在战争中作了什么事,找出有罪者和确定无辜者,以便他们不用对做成的后果负责。”他说,该集中营在完成调查后即被封闭。

Drijaca是一名不大为人所知的法律毕业生,在塞尔维亚人少数夺取权力后成为警察首长,他说,3334人因涉嫌抗拒或阴谋对抗塞尔维亚人当局而被逮捕和带到奥马尔斯卡。Drijaca坚持说,在奥马尔斯卡没有人被杀,在5月25日到8月中只有两人由于“自然原因”死亡。Drijaca说,另外有49人“失踪”,包括前普里耶多尔市长Mohamed Cehajic,他们假定已经死亡。

按照官方的说法,被拘留者经过四天的审讯后便被运走。Drijaca说800名被拘留者涉嫌曾经“组织整个行动”,其中包括“富有的穆斯林人,他们资助”穆斯林SDA政党。这些人被带到Manjaca,一个由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军队管理的战俘营,等待刑事审讯。同他们一起还有600名据说曾经指挥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抵抗部队的人。其余1900人被发现为无辜者,他们被立刻带到Trnopolje,照Drijaca的说法,

这是一个过渡性营地。

但是，同美国大使馆官员面谈的超过36名奥马尔斯卡的幸存者中没有一个说在被监禁在奥马尔斯卡之前曾经被审问。接受《新闻日报》采访的几十人中只有几位说曾经被盘问，他们说，他们在盘问之前或期间曾经被殴打。大多数人被拘押超过两个月。

Slobodan Balaban是塞尔维亚人族人，又是采矿综合体的技术主任，他说，塞尔维亚人出于报复他们认为塞尔维亚人在其他冲突中所受的苦难而经营这些集中营。他说，“影响我们行为的主要因素一直是那些被带到克罗地亚集中营的人民所受的待遇。”

被证实的恐怖事件

官方的说法充满矛盾，奥马尔斯卡幸存者有关严重折磨、野蛮酷刑和例行化屠杀的报告是一致和获证实，以及令人头脑麻木的。根据这些报告，其中一些下面将会提到，囚犯一到达便被野蛮行为所笼罩。

52岁的Tahirovic Redzep说，他在5月26日在塞尔维亚人摧毁和“清洗”附近穆斯林的Kozarac镇后，同其他几百人被带到奥马尔斯卡，他说，守卫一连五天每天叫出十二人，把他们带到一个主坑附近用链锯锯断他们的头。Redzep说奥马尔斯卡囚犯被迫目击这些屠杀以及其后处决20名普里耶多尔的非塞尔维亚人警察。

25岁D.K.是阿尔巴尼亚族人，现在在伦敦郊区康复。他幸运地在5月30日到达奥马尔斯卡时被枪伤。他说，“我在那里只有20分钟”。他混在营地入口处站着的15人中，他们被一名手痒开枪的守卫射伤。D.K.提起他的睡衣，展示他身体胃、腿和手背各处的七个子弹伤痕。三名被拘押者在射击事件中死亡，但D.K.则被送至Banja Luka的医院，他昏迷不醒达15天。他说，当他恢复过来时，护士、塞尔维亚病人和甚至塞尔维亚儿童探病者都来殴打他。他说，“我获输血12品脱，他们打我因为我有塞尔维亚人的血”。

Edin Elkaz也幸运地在5月30日到达时被枪伤,后来被送到在普里耶多尔的医院,他因此而免受集中营内的暴行。Elkaz曾经是波斯尼亚士兵,是在奥马尔斯卡囚犯中曾经替塞尔维亚人打仗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他同130人挤在容纳一辆汽车的车房里,Elkaz靠近门口站着,守卫把他的一位朋友抓到外面处决了。

子弹穿过门,进入Elkaz兄弟的胃,最后击中Elkaz的腿。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他的腿被吊起来,Elkaz无法康复,因为塞尔维亚人常常走过来用棒子刺他的伤口,一再使他受伤。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邻人(塞尔维亚人),他有一天来向我问好。可是我后悔此事”Elkaz苦笑说,“他令到我在其后的六个星期里遭受15个人殴打”。

一旦回到奥马尔斯卡,他同几个其他波斯尼亚士兵被带到在白屋一个房间。他从玻璃门可以看到殴打的情形。那些守卫用木棒和铁棒,通常集中殴打头部、生殖器、脊骨和肾。有时他们用囚犯的头撞击散热器。“第二天你可以看到一片片的肉或脑浆”,Elkaz回想说。

但是最恶劣的酷刑是让囚犯靠墙站着和用钢索殴打,Elkaz说,“我想他们用钢索至少杀死50人”。

红屋

他说,每天早上被拘留的人将尸体摊放在白屋前面的跑道路面。其他人接着将尸体装上刚运送食物到营地厨房的一辆黄色小货车。四人的埋葬队随车出发,但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被囚禁于红屋的人似乎无一幸存,而且只有少数几个人目击被拘留的人每晚被带到远离主要楼房的外屋。据一名曾被拘留的人N.J.说,从7月中至奥马尔斯卡关闭为止,每晚从8时开始,守卫将营内各处的人集中起来,带到白屋内的一个集合点。守卫先查问姓名和家庭资料,然后逐一带走。早上4时左右,犯人会听到一辆货车开到红屋,看样子是前来收尸。

虽然守卫经常搜查所有囚禁犯人的房间,从名单上叫出名字,但许多被杀和殴打的人都是随便被挑出来的。“守卫在早上3时进来,将五个人带走,说要将他们拿去交换。天晓得他们被带到哪里去。”这是M.M.,与500多个人被囚禁在巨大的飞机库隔壁的一个房间内达两个多月的一名28岁管子工所说的话。“到了早上,我们就看到死尸。我相信50%失踪的人被杀掉。”

守卫往往不知道他们打死了谁。Elkaz回顾说,“他们有的时候会叫他们的名字。但有些时候他们在事后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说他鉴定了许多被殴打致死的朋友的尸体。

被拘留的人说有几个办法可避免殴打。第一条规则是绝对避免正视守卫。第二条是被传去审问时制造混乱,告诉守卫他刚刚被审问过。囚犯有些时候将刚被毒打的犯人的鲜血涂在自己身上,“使自己在下轮可尽量逃过厄运。”31岁的Kamler Midho在宣誓证词中说。

野蛮酷刑

酷刑之野蛮程度前所未见。至少有一名犯人在奥马尔斯卡被活活烧死。

现住在卡尔洛瓦茨的一名23岁目击证人Nedjad Jadzic说,烧人事件发生于7月底,当时囚犯正在排队领取午饭。那个人刚被审问出来,一名守卫命令他走,好象准备要开枪打死他。那个人刺激守卫说,“懦夫,你什么都不懂,就是懂得虐待人。”

众守卫在跑道上大力推他,他抢了其中一个人的枪,但后来还是放弃。Hadzic说,“守卫把他推到白屋,将汽油淋在他身上然后放火。”

此外,目前在伦敦外边休养复原的Osman Hamuric告诉《新闻日报》,他两次在克拉特尔姆营见到强迫吃人事件。

他说,一次是守卫割下一个犯人的耳朵,强迫另一个人吃。第二次是,一名受伤犯人被带进来,守卫割下受伤那块肉,叫那个人吃。他拒绝。Hamuric说守卫说,“为什么不吃?是熟的。”Hamuric不清楚那个人有没有吃自己的肉。“我只知道他们把

他带走,我们再也没见过他。”

摩托车阉割

然而,对男人来说,阉割造成最大的创伤。美国大使馆官员找到一名证人,他看到有一个人的睾丸被人用铁线绑到一辆摩托车后面。摩托车高速开走。那个人大量流血致死。

Hadzic在《新闻日报》的访问中描述了一起阉割事件。事件的开头是,一个怀恨于心的守卫到Hadzic在睡觉的房间找一名叫Emir Karabasic的穆斯林警察算帐,叫他在飞机库内停放的大货车前面脱去所有衣服。守卫问他说,“你记得你在咖啡馆打了我一顿的事吧?”

Hadzic从隔壁房间看到,另一名塞尔维亚警察找到另一个穆斯林。他与这名穆斯林的父亲有一笔旧帐要算。他命令穆斯林把脸放到混凝土地面上的一条槽,把用过的润滑油喝下,然后咬掉Karabasic的睾丸。Hadzic说,“尖叫之声令人无法忍受。接着是一片死寂。”他说他吐了一场。

这些经历对幸存者的心理造成严重创伤。普里耶多尔附近一名天主教神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萨格勒布向教区居民生动地描述了他遭受的痛苦经历。这名神父与《新闻日报》谈了很短的时间,并且坚持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他告诉该报,他因被毒打而吐血。

从早到晚,他与其他几百人躺在跑道上。这名神父说,他32天没有大便,因为他没有吃任何东西。听了神父发言的人说神父讲了下面这段话,“实在可怕,愿上帝饶恕我这样说,但我们很高兴有人死。我们可以拿他的衣服垫在我们身体下面。”

证人说,犯人在奥马尔斯卡头五天一般不获发给任何食物。此后,他们30个人一组被带到食堂吃午饭。这是每天唯一的一顿饭,包括一片面包和一碗淡而无味的汤。

每次上厕所都要受一轮毒打,曾被拘留的人说他们情愿在皮靴或他们睡的房间

内通便。营内痢疾丛生，卫生条件极差。一些犯人在身上数出10种不同的虱子和寄生虫。Hadzic说，“我们的眼脸上有虱子。有些从你的胡子掉下来。”囚犯说他们整个夏天只洗了两次澡。守卫命令犯人50人一组脱去衣服，以水龙带对准他们的生殖器射去。Hadzic说，“那是彻头彻尾的虐待狂。如果我们跌倒，他们就大笑。”

失踪人士

许多被拘留的人一直没有脱险，似乎都是在来往奥马尔斯卡的运送“途中”失踪。这包括7月底在奥马尔斯卡失踪的两大辆车的人。据证人说，另外准备将120人从克拉特尔姆营运到奥马尔斯卡，但这些人一直没有抵达。大约有11个被调到马尼亚查的人没有到达。犯人说守卫割了两个人的喉咙和杀死另外九个人。

马尼亚查司令员Popovic声称对该涉嫌暴行毫不知情。“闸门以外发生什么事我不管。我只负责在我管辖下发生的事。”

但最大的疑案是奥马尔斯卡关闭时被调走的人的下落。犯人说，根据某一天分派的午餐数目等办法估计，他们认为奥马尔斯卡约有2 500至3 000人。国际红十字会说，最后留在那里的犯人，有1 374人被调到马尼亚查。根据后来从特尔诺波尔贾被调到卡尔洛瓦茨的犯人说，另外约700人被送到特尔诺波尔贾。这就有500至1 000人下落不明。

此外，在8月初被调到特尔诺波尔贾的人中，只有约200人抵达卡尔洛瓦茨。有的被车队运到波斯尼亚中部，其中超过250人被地方警察屠杀。

奥马尔斯卡其他犯人遭到其他毒手吗？他们被分散到其他营吗？

谁都没有答案，即使国际红十字会欧洲首席代表Thierry Germond也没有答案。国际红十字会一直尽力争取在这场战争中所有被拘留的平民和军事人员的自由。Germond只能说，“我们了解你们的关注而且同样关注这些问题。”

- - - - -